

半个身子，咧嘴笑着，脸蛋红扑扑的。那时有父母的陪伴，是最快乐的童年时光。旁边还有一张照片，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羽绒服，站在家属院里，身材瘦削，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，脸上不再有笑容，眼里无光。

高职毕业后，他把自己关在父母做小生意的仓库里，母亲觉得他懒散，逼着他出门找工作，他写了几行简历，面试时，想说的话再次卡在喉咙，吐不出来。再长大一些，相亲对象发来信息，他盯着手机看半天，大脑混沌，不知作何回复。

拯救与靠岸

周末，吴晓天走进一个默剧场，演员被一把撑在半空中的伞来回拽扯着，无法继续前行，像提线木偶，被伞控制。最后他无奈收掉伞，困在原地。“伞是一个隐喻”，在吴晓天眼里，伞如同抑郁，不断地拉扯着他的人生轨迹。

演员名叫张霜剑，是吴晓天的表哥，比他大一岁。初中时，他到吴晓天家中玩，并不知道他患病，三年前，家中长辈知道他的情况，也不理解，总觉得这个病也就是“矫情”、“故意装的”，算不上什么大毛病。就连吴晓天自己也“轻敌”了。

吴晓天十几岁时，网络并不发达，抑郁症的相关信息并不多，但嗜睡、脑子迟钝的症状越来越明显。他也怀疑，自己是不是智力有问题。2009年，他去了杭州，拜气功大师学艺。大年三十那晚，他站着扎马步，扎了两个小时后，除了感到累，情绪仍被掌控着。

机器可以不断优化，也许有一天，医生能给他开发权限，让他自己找靶点，休息模式的时间还能缩短，直到彻底赶走“怪兽”。

2011年，吴晓天去医院做全身检查，结果正常。他去过深圳、上海，尝试过针灸、催眠等方法，试图拯救自己，但收效甚微。试过所有方法后，第八年，他想到了精神科，决定去看心理医生。父母认为他是“瞎折腾”，没病想有病。吴晓天只好借钱去挂号看病，一次800块钱，共看了12次。

当看到诊断书上写着“抑郁症”三个字时，他不是悲伤，而是麻木，甚至开心。医生嘱咐他要按时吃药，吴晓天也试图与体内的情绪抗争，药丸几次吃下，他一点点地释放坏情绪，再吃，就没效果了。新旧药换着吃，药效最多维持两三天，吴晓天沮丧中再次被打回原形。

吴晓天从没想过，打败“困兽”付出的成本巨大，在他的床头柜里放着各种药瓶，没有扔掉。有时他很乐观，相信药物有限的“麻痹”，能让他找到短暂救赎；有时他又很悲观，得知抑郁症群里的女孩自杀身亡，他问自己：结束痛苦的方法是否只有与世界告别？

尝试自救的挣扎，从手术完成那一刻终止。走出手术室后数天，吴晓天清楚记得开机测试的瞬间，他不自觉地掉了眼泪。短短几小时里，他的情绪来回穿梭：上一秒像中了彩票，下一秒又会感觉很难过。那时，吴晓天心里的预期是能改善20%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机器可以不断优化，也许有一天，医生能给他开发权限，让他自己找靶点，休息模式的时间还能缩短，直到彻底赶走“困兽”。孙伯民期待的未来是，机器可以根据病人的情绪波动，自动调节到对应的模式。彻底干掉“困兽”是以后的事。

即便还没有完全打败，吴晓天也很知足，至少他抓住了船锚，开始“靠岸”了。8月中旬，初中最好的朋友陆仕敏，在KTV见到他时，吴晓天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仿佛相片中那个阳光的吴晓天又回来了。

手术之前，吴晓天运营着一家民宿，房子有四套，全部由自己家的房子和公寓改造而成。他帮客人制定合理的出行方案，但时常感觉疲乏，机器总归是机器，这是医学科技无法帮到他的。吴晓天害怕听到敲门声和电话声，每次去有人的房间打扫卫生，他先喝上一杯浓咖啡，然后一直喝水，让自己麻木而感知不到焦虑。

吴晓天在抖音上的账号“吴晓天（反抑郁战士）”，粉丝仅有827人，他的愿望是早日实现财富自由，不管是通过工作、直播，或者名气，但身体疲惫成为了累赘。“民宿是父母的，我作为管家，一个月领工资六七千元，总有半工作半施舍的感觉。”

傍晚7点，夕阳落下，吴晓天站在阳台上，大声唱起了陈奕迅的《孤勇者》：他们说，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困兽/他们说，要缝好你的伤/没有人爱小丑/人只有不完美，值得歌颂/战吗，战啊，以最卑微的梦/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/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……

9月16日，吴晓天前往祭奠因抑郁症去世的歌手乔任梁，粉色的花丛里，他在抖音置顶一条视频写下：“亲爱的kimi，告诉你，有了科技的帮助，我的抑郁症找到了出路。”吴晓天仰望天空，深吸一口气，体内的装置也随之起伏，他喜欢现在的世界，也喜欢现在的自己。■